

六藝之一錄

百四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五十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譜

宋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年二十舉進士理宗親拔為第一咸淳中除右丞相兼樞密使衛王立加少保信國公至元十九年死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史

文信國諸劄

嗚呼此文山先生真蹟也詳玩此書乃空坑之敗之
後遺其所知者之書蓋是時天阨甫脫勁敵在後流
離顛沛之際荒迷不次之秋也而其筆意乃雍容閒
雅無一毫驚懼荒迫之狀如此然非素存素養之熟
能如是乎毛氏幸得此書今讀其辭想其事令人心

膽奮揚精神凜冽有不勝其感激者焉因泣下而謂
夫後世之為人臣者其立心操行亦當何如邪一峰
文丞相途中三詩并簡

右已上詩八首宋丞相文信公之所作也公諱天祥
字履善廬陵人穆陵之丙辰狀元也遭宋末造間關
萬死卒以自獻使後聖有作安知不與三仁並稱淮
陰龔開嘗錄公大概而議其不當出使然公豈不知
自惜遣他官祈請特當是時國亡只在咫尺苟可以

存社稷保斯民雖死亦不暇顧又為計尋常瑣瑣禮儀哉八詩雖皆載公指南錄千載之下讀之輒使人流涕不休則其增夫三綱五常之重然後知詩之有裨益於世教者多矣淮南劉安於楚辭有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嗚呼豈獨楚辭哉至順四年四月戊寅京口陳方拜書

右文信公遺墨前參知政事本齋王公所藏公歿已久家人理筐篋書尺叢積願是紙損爛將裂以拭卮

匡公之子季境適至識為信公書咄嗟驚異亟命裝池以完嗚呼豈非有神物守護之歟不然英靈之氣不泯而致之歟是詩之作念國家之覆敗痛骨肉之離絕其情切其辭哀使人至不忍讀然其竭孤忠於所事付一死於素定其志決其氣壯聞者為之興起可謂仁至而義盡矣先賢尺牘人尚皆藏棄之矧信公之精忠偉然震輝古今翰墨光芒垂示臣子者乎不惟王氏寶之百世而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史官

河東張翥書

公既變姓名詭蹤跡間關萬死然後由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其瀕於死者一日夕之間不知其幾也方是時公於一死既已素定故能於一話一言之際從衡顛倒不失所謂忠與義嗚呼宋有天下幾四百祀其亡也仗節死義者多矣然皆不若公更萬死而不少屈至竟而後歸於一死妻妾子女在所鍾情故其辭為尤痛云遂昌鄭元祐拜

書

同上

文信公當國朝至元戊寅歲匡山事潰被拘北行此卷諸詩即是歲道中所作後五年為至元壬午遂執節以死嗚呼自古人臣遭國家喪亡能秉志不遷從容就義為天下後世所嚮屬未有甚於公者也觀此諸詩則知公之所以處死生之際者可謂審矣嗚呼百世之下讀其詩而有不為之感激流涕者尚為有人心也哉至正十年歲在庚寅五月甲子布衣金華

王禕謹書

同上

語有之嘻笑之忿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文
信公之忠肝義膽炳白當世正不在柴市忼慨就死
之日實在夫弟妹輸寫無聊之時其衷抱精神死別
痛苦固天壤之大不幸而為古今無敵之盛名要不
待後之人極口贊說予嘗怪戰國之士若侯嬴田光
輩自負竒節卒不過以一死為人為長技噫市井小
夫感恩酌利之際區區所謂泰山之重鴻毛之輕殆

無足言者以信公之慷慨於弟妹子女下至婢妾從容慰藉於垂死之際顧若辭禍而不可得者然後真能以義處死蓋蹈義難蹈白刃非難人獨鮮能知耳

吳下陳謙謹書

同上

予每讀公指南錄至其為母夫人小祥并懷弟妹妻妾子女諸詩未嘗不為之流涕太息也今於王君季境家獲觀公所作諸詩真蹟忠義之氣藹然於紙墨之間直與日月爭光予雖從浮圖學槁木死灰之人

亦不能不為之感動使章甫逢掖有國有家覽之當
何如哉當何如哉洪武十三年秋七月吳郡沙門道

行
同上

信國文公忠義志業炳著指南錄此真蹟詩歌八首
元季諸君子題贊備至然中可疑者陳方子貞云淮
陰龔開議公不當出使時國亡在咫尺焉計尋常禮
儀哉龔開者字聖與同陸秀夫君實在李庭芝祥甫
幕府國亡晦跡作信公及秀夫傳金華吳萊立夫稱

其志節孤峻議論高古二傳文類遷固竊考出使一事信公亦嘗自悔有詩曰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是則子貞非獨不知聖與而亦弗考指南錄之詩也次則張翥仲舉元末任翰林承旨封潞國公逆臣博囉矯制令草詔力拒之曰臂可斷筆不能操國瀕亡憂憤而死次則王禕子充入國朝官至翰林待制洪武壬子持詔諭雲南梁王巴圖忼慨弗屈次年被害沒謚忠文次則陳謙子平夙尚孝弟篤學力行兄訓

任浙江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謂謙曰汝
無官守宜自為計子平曰兄在吾何所之城陷兵入
脅訓不屈遂刃其胸子平奮前蔽兄因并遇害又其
次則鄭元祐明德元季名士官至儒學提舉而終嗚
呼忠義者人極賴之以立亘萬世弗泯也卷中題跋
者五而仲舉子充子平俱克捐生蹈義誠無愧信公
矣獨惜當時執國柄守封疆者多賣國生降苟存視
息未久漸滅甚則死於盜賊兵刃貽臭千古迨其後

裔聞信公事未有不以前人為愧也此卷出王積翁
子都中家今歸同邑陳符原錫嗚呼仲舉不云乎豈
獨王氏寶之百世之下固夫人之所同寶也嗚呼悽
矣信公死節後一百六十三年是為皇明正統九年

甲子歲海虞吳訥識

同上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危急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
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
也錢公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益出公親書以寄其

妹氏此又原之女嬬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猶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吳寬

同上

文履善瑞陽帖

右宋丞相文信公劄子一幅益賀包公宏父遷官時書也其中言在瑞陽時嘗遣一介人往候先生者益公為刑部郎官上疏論董宋臣之惡不報將來裝出

關時相遣人謂其不可差知瑞州故公在瑞州與宏
父通問也其曰郡未一考被召除郎即丐香火以歸
不從反得鄉節者益公以癸亥為瑞州甲子十月召
赴行在除禮部郎十一月除江西提刑也其曰以先
人本生母之喪解印歸里者益公甲子為提刑乙丑
伯祖母梁夫人歿實公尊府本生母也其曰宏齋先
生嘗為鄉漕者益宏父嘗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也
其曰先生當是時適在綠野者益宏父為刑部侍郎

知平江府以言事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疑是時
罷歸正在景定末年公解印時也其曰先生以新天
子蒲輪束帛之勤為時一出進長六卿典事樞者蓋
度宗初即位召宏父為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
南城縣侯故公賀以此書也其曰謗毀之餘賴君相
保全無大督過東禮書入深林溫理故讀自是浩然
方外之想者蓋是時臺臣黃萬石以公不職論罷之
公於是闢文山築居第為山水之遊故云然也反覆